

春秋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傳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凡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今古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經之抑若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

諸國興廢說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邠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流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三別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出王為大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洛陽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王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公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四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二年是哀公將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二十三年而頃公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曰姜氏曰有

呂謂之呂侯其國在海陽死於之西而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
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威公
小白能相管仲爲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厲
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奉有齊國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
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干成王滅唐剪桐葉爲圭與叔虞戲曰以此
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
夏晉沈之虛參之分野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地地方百里而
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父燮父爲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
耳顯侯其子孫爲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爲霸王室賴
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年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
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爲家八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六司適食采於康謂之康叔
成王誅武庚滅二監中分其地以封其弟康叔封爲衛伯分以大路請我
猶旌大口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高唐其地汲郡朝歌縣是其數世孫

春秋總例

正月書王九十一 二月書王二十一 三月書王十一
書正九十一 不書正一百四 盟例九十 書月不書王十一

會例八十八 朝例八十九 聘例九十 如例一百一
公至例九十一 公居在例九十二 諸侯生名一百二 不序爵氏一百三

遂事例九十三 天子出入居子九十四 兄弟例九十五 書時九十六
書月九十七 書日九十八 書天王崩九十九 諸侯卒一百

魯夫人薨一百一 世子內女大夫卒一百二 喪用例一百三 遷國邑例一百四
日食例一百五 山崩震電一百六 地震一百七 不雨一百八
兩螽雨木冰一百九 雨雪大雨雹一百十 大水一百十一 大旱一百十二
無冰一百十三 星災一百十四 大旱一百十五 有年大有年一百十六
饑年一百十七 蟲災一百十八 宮廟一百十九 門殿一百二十
祭祀一百二十一 大雩一百二十二 又雩一百二十三 書郊一百二十四
望例一百二十五 蒐狩一百二十六 大閱治兵一百二十七 選復例一百二十八

二月書王二十一 三月書王十一 盟例九十 書月不書王十一

朝例八十九 聘例九十 如例一百一

公居在例九十二 諸侯生名一百二 不序爵氏一百三

天子出入居子九十四 兄弟例九十五 書時九十六
書日九十八 書天王崩九十九 諸侯卒一百

潰亂例五	逃叛例各三	去亡例各一	撲克例六
焚棄例各一	降刺例各二	青釋例各一	乞例六
求錫例各三	唁例三	觀例二	孫例六
奔例八十	田邑例九	殺逆五十	討弑君賊六
殺世子母弟九	殺大夫公子四十	圍例四十	入例九
執例一	伐例一百	次例十六	夏五郭公各一
俟例一	界例一	襲追二	救例二十
侵例五十	滅例二十	戰例二十	來例九
敗師例十七	成例三	立例六	平例六
盜例五	滕例四	內女歸來歸十	外內逆女四內五
王姬五	稅賦例三	新作例三	築臺同六
城二十	書朔二	不親不吉朔各一	晦閏各二
書即位八	不書即位四	書首時九	書非首時一
四時不具三	有月無時一	有日無月一	

桓公元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
 齊公之子成侯復降爵為侯連孫嗣也更號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
 後六世而二世發其君為庶人

姬姓伯爵周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
 濮陽宛陵西也宣王二十二年王畿秦哀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
 於魏郟之國曰取一國地前幸後河而食漆浦在濟西路東河南潁北四
 水間澤之國也宣王二十二年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
 平王為司徒也世非公二十一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魯公二十年西
 狩獲麟後一百四十四年魏侯滅其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
 為不道微子相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
 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有王家
 其地應天府臨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
 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十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伯翳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島苗裔得東樓公封祀以封高樓
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嘗遷都緣陵又遷厚子厚于蓋古之州國東樓公
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
十二年而國城於楚

陳

媯姓作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之墓裔孫閔父爲周武
王陶正能利器用子類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
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蓋胡公生申公辱辱而下傳國十世
至威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
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
夫之荆蠻號曰句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爲吳太伯太
伯卒仲雍嗣立斷髮一以爲師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
公六年自徐闞廬之子夫差以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
爲越勾踐所滅

楚

辛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
吳曰嗣爲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
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
荆蠻卽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
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
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
襄考烈幽平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
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爲
俘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之于白羽又遷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
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之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
獸賜姓嬴是爲伯翳伯翳十九世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
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寧是也其
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

以耕織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已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成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括鐸生太伯腓腓後九世威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破滅

曹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期於宮城陽吾縣是也言突君無謚而有號曰茲與期十一世而茲本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與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二十年齊侵之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夫其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魯明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威公章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邾城是也齊小白霸邾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

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共
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
公用荀息討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號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魏仲文王弟也仲與魏叔爲王卿士勳在王室藏
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魏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
魏城周室東遷魏公忌父魏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
假道於虞以伐魏滅之地入于晉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

諸國興廢說

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
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明人以文學
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憲之精如此去聖既遠
以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
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
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所說按爲國
是猶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
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
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
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迺於
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

與義或未貫通然聖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禮
夷大法畧異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胡氏傳序

附正春秋林堯叟晉註春秋括例始末綱目

一註解正經如繪天地畫日月何敢僭越今但以甲子
紀其年某公釋其人某地釋其地直述其事關於春
秋之終始者以示綱目

一周王紀年及列國紀年並載于十二公之始年其易
世嗣位亦各註于十二公之始年

一諸國見於春秋者甚多今具列二十國于十二公之
始年先周尊王室也次鄭周衰爲之也齊僖小霸齊
桓初霸此齊所以次鄭也次宋晉宋代齊靈晉代宋
霸此晉所以次宋宋所以次齊也次蔡衛曹滕先同

姓也次陳杞崇先代也次薛後庶姓也次莒邾許小
 邾內中國也次楚秦吳越外夷狄也其餘小國不盡
 書畧之也以爲無繫乎王霸夷夏之輕重也
 一王霸及齊晉秦楚大夫爲政並詳註于十二公始年
 列國之下及詳註于各年之編庶幾一覽便知時變
 一經文句解並依杜氏古註及採取止齋陳先生議論
 而附益之

東坡指掌春秋列國圖



論西東周

昔武王克商定鼎于郊鄂至成王營成周下澗水東澗水
西而管洛邑是為王城鄭今河南也王城今河南也王城今河南也
莊公澗水自後遂更名矣今城之西被洛關毀王宮則古傳齊
亦吉遷商頑民居之孔安國云將定下都平王因犬戎之
亂自鄠東遷而居王城則東周之始王也至敬王與子朝
爭立出奔晉定公使魏舒率諸侯之大夫會于狄泉以其
地本成周之城而居東王城在今洛陽之東三十餘里
在城東然而成周是也
敬王居狄泉有至考下封具學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
之官職至孫宣公乃封少子於當號東周惠王赧立東西
周分理則都西周

春秋始終圖說

春秋始於隱公左氏曰攝而不言即位公羊曰賢其諱
平王東遷之始隱公曰讓非其下以行小惠於是以預日
乎隱公遂因茲而託始隱公曰讓非其下以行小惠於是以預日
王之初人習節化而託始隱公曰讓非其下以行小惠於是以預日
之政則比屋不可勝誅故斷自平之遷而隱公為始

春秋終於獲麟左氏曰預曰感嘉瑞之遷而無應因所感而作
瑞周亡天下之異夫以子知將有六國爭強秦項交戰劉氏
乃立斯民罹苦感泣而作春秋文成麟於中國也穀梁范壽曰
非狩而曰狩大其適也學左氏者曰麟生於火而豈有

不使麟不常於中國也學左氏者曰麟生於火而豈有
土春禮也修火德而致其子又曰孔子作書麟為之至
四靈王者之瑞故有素王之說陳欽以爲書麟而更拾曰瑞
金精孔子立言西方充為口故麟至劉向尹更拾曰瑞

災不兼今麟為周異不得復為漢瑞知應孔子更拾曰瑞
鄭眾賈逵服虔頴容曰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威而至取
躡春水物故以為滄海魚子之應也楊士勛曰詩終於麟

於春水物故以為滄海魚子之應也楊士勳曰詩終於麟
躡春水物故以為滄海魚子之應也楊士勳曰詩終於麟

躡春水物故以為滄海魚子之應也楊士勳曰詩終於麟

躡春水物故以為滄海魚子之應也楊士勳曰詩終於麟

躡春水物故以為滄海魚子之應也楊士勳曰詩終於麟

躡春水物故以為滄海魚子之應也楊士勳曰詩終於麟

躡春水物故以為滄海魚子之應也楊士勳曰詩終於麟

諸侯興廢圖

魯滅二國

楚滅于二國

蔡滅二國

吳滅二國

項

弦黃莢

沈

徐

晉滅十二國

鄧權江

宋滅二國

鄧滅二國

耿霍魏

六豸鄒

曹

許

魏吳焦

邶庸賴

衛滅二國

狄滅二國

楊韓傷陽

陳舒鳩

邢

温

肥鼓陸渾

蔡唐項

越滅二國

秦滅二國

齊滅五國

胡申隨

吳

梁滑

譚遂蔡

息

晉滅二國

邾滅二國

紀鄆

郟

須句

春秋會盟圖

五霸

齊桓公

始霸於魯公二十三年

晉文公

始霸於魯公廿五年

秦穆公

始霸於魯公十七年

宋襄公

始霸於魯公二十三年

楚莊王

始霸於魯公二十一年

齊盟

晉文公

悼公

平公

昭公

宋襄公

楚康王

靈王

昭王

平王

昭王

靈王

昭王

夫差

越王勾踐

吳王闔閭

昭王

與盟

魯

晉

齊

楚

秦

鄭

衛

宋

陳

蔡

鄆

曹勝邾許杞紀莒吳越江黃
滑徐邢薛沈頓胡燕小邾淮夷白狄

北杏莊十衣裳之會殷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
聖莊十五幽莊十六幽莊二十七

禮僖元陽穀並僖首止僖五鞞母僖七葵丘僖九

兵車之會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泚僖六滅僖十三杜丘僖十五淮僖十六

尊周之盟梁傳曰周同者有

幽莊十六幽莊二十七

外楚之盟梁傳曰同者有

新城文十斷道宣十雞澤宣十平丘昭十

春秋名號歸一圖

周魯齊晉楚鄭衛秦宋陳蔡
曹吳邾杞杞莒滕薛許雜小國

周魯齊晉楚鄭衛秦宋陳蔡
周魯齊晉楚鄭衛秦宋陳蔡
周魯齊晉楚鄭衛秦宋陳蔡

文王周文王皇祖文王周文王周桓公周桓公周

石速莊十九勝夫昭八蘇忿生隱十司寇蘇公昭四王子帶

叔帶昭二十太子昭二十昭公昭二十周公昭二十

周魯齊晉楚鄭衛秦宋陳蔡
周魯齊晉楚鄭衛秦宋陳蔡
周魯齊晉楚鄭衛秦宋陳蔡

陳僖八蔡僖八蔡僖八蔡僖八

蔡僖八蔡僖八蔡僖八蔡僖八

蔡僖八蔡僖八蔡僖八蔡僖八

子囊帶鞬二十六 襄帶鞬同 齊侯梓曰 襄公二十五年齊景公

陽生哀五 齊陽生 陽生解同 悼公解齊侯陽生 齊悼公八

弦施哀四 弦多哀十 公子鉏 南郭且于 齊侯敬 東郭

公弟 齊侯 宗樓 宗子陽 解子陽 大陸子方 東郭

賈 顏庚 宗樓 宗子陽 解子陽 大陸子方 東郭

晉國 弟 侯 宗 國 為 唐 叔 虞 所 封 之 國 也 成 王 封 焉

唐叔 昭 之 五 始 唐 叔 虞 昭 之 昭 太 叔 晉 侯 解 成 師 桓 叔 昭 曲

年 太 子 仇 桓 太 子 文 侯 解 文 侯 仇 桓 太 子 成 師 桓 叔 昭 曲

沃伯 桓 年 同 沃 伯 桓 年 同 沃 伯 桓 年 同 沃 伯 桓 年 同

生 五 世 子 申 九 傷 太 子 又 傷 十 共 太 子 十 傷 共 子 十 八 晉 申 生 解 曲

息 大 晉 荀 叔 九 傷 驪 姬 莊 二 姬 氏 四 傷 卓 子 申 九 傷 九 公 卓 子 儲

夷 吾 獻 公 八 傷 晉 侯 夷 吾 四 傷 晉 惠 公 十 傷 九 惠 公 五 傷 十 晉

公子 申 九 傷 太 子 又 傷 十 共 太 子 十 傷 共 子 十 八 晉 申 生 解 曲

李 子 存 臣 伯 季 食 采 於 日 瑕 呂 飴 甥 名 飴 甥 子 餘

呂 甥 子 余 瑕 甥 子 陰 飴 甥 子 孟 子 餘 原 大 夫 十 傷 五 原 同 子 餘

夫 年 同 樓 嬰 之 弟 樓 邑 也 趙 嬰 成 趙 嬰 齊 宣 子 頭 須 宣 子 宣 孟

須 年 同 趙 武 趙 盾 趙 文 子 趙 景 子 趙 鞅 趙 志 趙 孟 趙 宣 孟

趙 簡 子 趙 先 主 趙 無 恤 趙 襄 子 趙 孟 趙 宣 孟

趙 簡 子 趙 先 主 趙 無 恤 趙 襄 子 趙 孟 趙 宣 孟

趙 簡 子 趙 先 主 趙 無 恤 趙 襄 子 趙 孟 趙 宣 孟

趙 簡 子 趙 先 主 趙 無 恤 趙 襄 子 趙 孟 趙 宣 孟

趙 簡 子 趙 先 主 趙 無 恤 趙 襄 子 趙 孟 趙 宣 孟

趙 簡 子 趙 先 主 趙 無 恤 趙 襄 子 趙 孟 趙 宣 孟

庚申

五年壬申

六年壬申

七年壬申

八年壬申

九年壬申

十年壬申

十一年壬申

十二年壬申

十三年壬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四年壬申

三年壬申

二年壬申

元年壬申

壬申

壬申

壬申

壬申

壬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朝來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印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子公立

子公立

子公立

子公立

子公立

子公立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子公立

子公立

子公立

子公立

子公立

甲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一年

十年

九年

仲年三月

仲年六月

仲年五月

仲年

甲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仲年五月

仲年十月

仲年四月

仲年十二月

仲年一月

仲年

子甲

二年 辛卯

三年 壬辰

四年 癸巳

五年 甲午

六年 乙未

七年 丙申

八年 丁酉

九年 戊戌

十年 己亥

十一年 庚子

十二年 辛丑

十三年 壬寅

十四年 癸卯

十五年 甲辰

十六年 乙巳

八月 庚申

七月 庚申

三月 庚申

正月 庚申

十一月 庚申

九月 庚申

五月 庚申

正月 庚申

七月 庚申

正月 庚申

正月 庚申

正月 庚申

正月 庚申

甲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公孫平

公孫平

公孫平

公孫平

公孫平

公孫平

太子

太子

甲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齊

齊宣公十四年黃之月... 齊宣公十四年黃之月... 齊宣公十四年黃之月...

魯

魯宣公十四年... 魯宣公十四年... 魯宣公十四年...

曹

曹宣公十四年... 曹宣公十四年... 曹宣公十四年...

鄭

鄭宣公十四年... 鄭宣公十四年... 鄭宣公十四年...

宋

宋宣公十四年... 宋宣公十四年... 宋宣公十四年...

衛

衛宣公十四年... 衛宣公十四年... 衛宣公十四年...

邢

邢宣公十四年... 邢宣公十四年... 邢宣公十四年...

許

許宣公十四年... 許宣公十四年... 許宣公十四年...

陳

陳宣公十四年... 陳宣公十四年... 陳宣公十四年...

蔡

蔡宣公十四年... 蔡宣公十四年... 蔡宣公十四年...

梁

梁宣公十四年... 梁宣公十四年... 梁宣公十四年...

晉

晉宣公十四年... 晉宣公十四年... 晉宣公十四年...

秦

秦宣公十四年... 秦宣公十四年... 秦宣公十四年...

燕

燕宣公十四年... 燕宣公十四年... 燕宣公十四年...

越

越宣公十四年... 越宣公十四年... 越宣公十四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邱鄰而下多春秋

元年

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連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大戎所虜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人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子緡錫之拒嚮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證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遂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東漸瀟楚之讖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賤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斲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既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哀矣又不足憐而謂人龍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書有不得已焉爾矣託於平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用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改體元時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如仁也仁以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於辨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隱公之元年也善王正月也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面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非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世

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承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魯地也王命也也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

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

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默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

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為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矣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鄭地也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帥若或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也

用兵大事也必君片公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只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帥若或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也

之為也變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其大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能弟多才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刺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備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正而大起芻蕘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而百姓歸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有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禮也

反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一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天子稱王而王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啞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獲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

地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
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明諸侯之妻是壞法亂紀自王
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辜之非辜矣或曰僖公
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
來會葬下則謹侯之妾而名其卒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

九月及宋人

魯與宋宿盟于宿

魯與宋宿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
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
詛何作其詞上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
物以詛爾斯大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以此為盟也而書也
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發而不禁諫者下其結信之而書也
春秋之時會而散也其或果盟於司盟猶不以爲書也又謂有和要誓
幅屬神祀刑以成信非之皆載入傳際及宋人盟矣亦自叛之
信安在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

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
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
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
繆留之語韓宣惠者父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爲援以脅
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駉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
內臣朝聘告赴皆賤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慮哉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
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
春秋責大臣之意其不曰公羊以爲遠然公子疆遠矣而書日則非遠
也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爲
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堵卒于內而公在外不
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

之於會吳清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寓秦內小人外君子為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獲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明猶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美會同之有書會戎讎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無駭帥師入極極小國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接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補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

衆也非工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知焉則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魯地

按費誓稱徐戎此蓋徐州之戎又居中國魯東郊者也韓愈氏曰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革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狄敵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自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中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繻魯女饒鸞鸞魯女飲賦賦魯賦冬十月伯姬歸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太六非正也魯表公問免而親迎不亦重乎

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厥父之子韓
侯迎止于蹇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
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迎也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
咺歸賂以譏亂法書裂儲逆女以志變常衆妻之分定矣大登禮廢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密魯邑名密魯侯歸晉于魯魯侯歸晉于魯魯侯歸晉于魯

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公書即位桓不書王昭葬成風王
不書天災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
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先
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由爲之說則整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爲杞子也杞子也成與也成與也葬以
時葬以時葬以時

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
順也自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
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婦婦而家道
正矣

鄭人伐衛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
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滑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
繼其城邑曰圍遂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說
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
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實事以明輕重
內其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姚其詞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
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不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
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二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歷算者所能致也其行有常度

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昏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從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所書者或妻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

崩者上降之形春秋歷十有三王桓襄匡簡景志崩者赴告及魯社會之中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葬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不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葬於國卿大夫之禮訪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詔太魯服於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魯人

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觀之者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王始終存沒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矣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大夫大夫也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有喪與天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禮案案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衰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此說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謂棺也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年二年夫百官總

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公和卒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焉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服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隣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隣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後世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比諸侯之卒而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史之諸侯及於魯專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

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言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我者其惟春秋乎

冬十有一月齊侯齊侯鄭伯鄭伯盟于石門石門齊地

外盟會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此盟兩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與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焉為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名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設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在其葬今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葬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

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階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皆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關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

附錄

或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也

取者收奪之也牟婁杞邑也聲異伐人而強奪其上故特書曰取以著

聖王不依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

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常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

何也苟不請於大王以正驢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

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

人擅興入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完衛君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弒其君完特以國氏者異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

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

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

而公弗禁石碭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

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時錄衣諸節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奇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

遇于清清謂清水也

遇者草次之期古者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日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三矣故志內之遇者三而中書及君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可遇也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

謂陳侯

但蔡人

旨衛人

州伐鄭

謂陳侯但蔡人旨衛人州伐鄭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足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聞兵條然於也而隣境者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聞當弑簡公孔子必公而朝信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

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二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隣有越逆聲罪起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為學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聲帥師

謂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剛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豈以不義強固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掌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殤陳侯

相

蔡人

宣衛人

州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辭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當覆後會帥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陳地也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而安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碯謀之而使右宰鬬泄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意是矣若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若諸侯之罪何也夫諸侯之罪而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討殺之乎濮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生能其隣國而賊之安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帥公伋

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若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重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于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遵遊信伯之患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別者弑逆之賊討矣蓋者行之跡所以紀實德重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矣位而見之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

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終而示歿於婦人之
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堯
正以上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敗不臣
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
大居正也

狄衛師入郕師討邾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
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
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邾
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眾臨戎入
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指

考始成而祀也其謂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妻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
為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重娶於禮無二嫡子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
祭享也

明因其考官而止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與妾之分定矣隱公攝
之實辨矣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
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
非正矣失禮也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考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千羽之總稱也羽以
象六德也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合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
初者事之始也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
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魯公皆倖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
同是廟而階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
僭於下故其支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
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熾鄭人伐宋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主兵
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亦大從禮

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王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蟪蛄

蟪蛄食苦心蟪蛄食其白騰食節曰賊食根曰蠹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蟪蛄食稼也春秋書蟪蛄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葬於穀丘

葬於穀丘

按左氏載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葬一也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而伯考信伯諫而公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聽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而不能用於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

伐鄭莊圍長葛

圍者經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鄭討賊子可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餉而不盟如鄭平書輸平以志諸侯之

輸者謂之輸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款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雖宋魯之黨也公之與鄭人戰于狐壤上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於清其地也夫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魯公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伐死來歸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善王室所主者義譏為為以利使和入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入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為人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奪攘則不厭矣故特辨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德不謀其利其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齊地也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德不備則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平首時過則書一時不貞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八月時天時也九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平者行以時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今秋之我隱矣

冬宋人救長葛

宋人將攻圍葛之役六眾取非所有其罪甚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不知國人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下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大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葛孫分則忘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馮公

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為魯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其事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攷而天理之不誣者也

七年春王二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姊亦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鄒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急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郊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

滕邾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曾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志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關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關其葬義自死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立

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如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立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明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溥友愛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侯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齊如齊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信公

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斥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異其私也言云于弟弗念天顯乃非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交于弟夫惟與我民舞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侯而稱兄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溥也仁人於兄弟絕偏愛之私爲交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奉辭致討曰伐邾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于邾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昧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耳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魯爲宋討非義其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敗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來聘

凡伯來聘

凡伯來聘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
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
官敵國賞不關尹以告倏人為倏司徒司徒冠冠殺個人積薪火師
監燎其書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處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今
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
父也故楚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
歸見衛不救三臣之患也為倏所殺則有由矣

春秋胡氏傳卷之一

春秋胡氏傳卷之三

附錄

隱公下

八年春宋公

衛侯

宣

遇于垂

書

地

特

用

遇

寅我入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鄭伯欲以太山之防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
是來歸防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
郊有朝宿之邑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太山之旁有
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
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蓋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
宣王以鄭伯弟懿親故特賜之防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蓋太山
之旁不足為其邑矣防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
乎用是見鄭者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
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防者防非我有也入者
不順之詞義不可以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祭侯考父卒類人 庚辛亥亦宿男卒

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諱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 齊侯 衛侯 盟于瓦屋

程氏曰宋為盟與鄭絕也夫自遠而家天下然後有詩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盟則盟而約劑亂然後有交實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平海撥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

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於恣其彊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歸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實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存命美肅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其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小國人微者而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事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類冬十有一月無駭卒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

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伯爲近古故無異於
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
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
也按禮天子宴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
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訂九年春天子

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也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
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
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
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
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
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
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
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一則謂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
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許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

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
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懼婚于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者陰氣之凝周二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
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雷不當復降而
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
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
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有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
人所書之意矣

按卒備者城郎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
之城制也魯嘗城郟城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
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
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
繩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勿濫施具檟程度有司量功

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其與大作無愛者其民之者
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
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氏稱
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
期也亦謂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
之舉不克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
乘敗入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
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鞏不氏先期也始而會齊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
往不待鍾巫一臨知其有無石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
一夕之故及權執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其去公子以

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

如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郟防味二邑鄭人取之防防味二邑鄭人取之防防味二邑鄭人取之

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誅
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郟取防直書而
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誅

秋宋人虜衛人宣入鄭莊宋人虜蔡人宣衛人宣伐

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

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
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聞起乘其弊一舉而
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

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伐鄭人並入郟剛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郟人不會齊鄭入郟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郟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喪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隻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謙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儼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並入許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毋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季武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郟及防入防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違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中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

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創舊史之體
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
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
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
人不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雖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
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
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
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
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
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
知以忠信誠懇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如出奔共而書曰鄭伯
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上而恩義之體重不可偏也來朋子而家
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
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
則知春秋責大臣而恩禮之衰際不可起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

心是也建立萬法一則酥萬 尹帥馭萬夫統理萬物皆上心之用也堯
舜禹以天下相授立所以 即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 心惟
微周公稱乃考文 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 心定而萬物
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 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
易曰允正秋也以允為正 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
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 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
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 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
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 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
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 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
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數世 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豈無二尊無二上 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
家尊孔氏請不在六經之 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
理之欲令政事皆出中旨 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
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 乃關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
為政繹於春秋大一統之 義矣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

言及公立而取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
爲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飲血果何爲也後一年爲鄭而伐宋要
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陳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
亂若宋瑤之於馮也諸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爲利爭不勝計也而
莊公以爲以爲詞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怨惡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
愛亦愛象喜亦喜恩掩親也使更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
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彼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
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不知其不
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
百僚之長乎故賤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啗之不言如其不用何
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
禮國愛君之義矣其心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若以其宜而家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
相之意矣君子有直躬必引之好又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

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蔡伯朝魯安知其爲私而不與
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蔡伯爲王卿士不能詔王以
正典刑而遠來朝之甚矣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計不稱爵蔡叔來聘
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預謂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
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
身自爲卿而非世也其公以貴戚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
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大而會戰奉使而出雖名姓已登於史冊如
公子登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
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
係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
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
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哀於禍而忘其僭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
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罪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
觸類而推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
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鑑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

廿二年
公
立

公
詳
元
見
年

公
詳
元
見
年

公
詳
元
見
年

公
詳
元
見
年

公
詳
元
見
年

公
詳
元
見
年

公
詳
元
見
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聖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或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

十有六載矣後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下流歷代因之或五六

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難莫之勝載大運世無窮而美名

有盡豈記又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春秋自隱公始書公即位之禮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者其祖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

問桓公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

長而受之位又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

分矣春秋有為深絕也曰古者諸侯不廢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攝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而子安得為夫人毋非夫人則夫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而不自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當教也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則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豈曰攝之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

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物意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意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重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以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二月公會鄭伯莊子垂垂地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初也鄭既歸訪矣加璧者訪也許政也魯山東之國與防為隣鄰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為之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所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心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此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假許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不歸還焉又以見許人改也

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地也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怒即孟一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絕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洛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二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澆斲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公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併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及其大夫孔父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職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夫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守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誅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前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

華督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而後世人士崇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開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辨慙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衰道微暴行迭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
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
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
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
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莊子授成宋以成宋

亂成平也

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知定公時有弑父者公懼然失席曰是寡人
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
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濟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
賊凡民罔不懲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
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日言之何
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
氏猶為有隱乎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
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

秋所以休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
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天而稱人此則
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
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
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
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郟郟音小國大鼎音宋戊申納于大廟音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茲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
其賂器實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美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
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
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
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

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鄧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道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遷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小大方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書至會書至之始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夫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者其當惡附殺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

三年春正月

程氏所謂居夷濱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而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公會齊侯齊于高陂齊夏齊侯衛侯齊會命于蒲齊

公羊曰晉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

正乎故特起晉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谷子其之間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知言春秋善晉命

六月公會杞侯武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既蓋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

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

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

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獲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

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謹齊邑也夫齊故不言夫信女公

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古者昏禮必親迎則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

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

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

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微芻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

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舊史是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

不能計蓋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宜無

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

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

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

書有年他年之數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

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

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真旨然後以為記

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吟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也夏教養禽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遠其地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子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子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司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合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

而謂之典則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為命書承命以聘執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豈宰書名以見貶於而治錫王不稱天以示讓其義備矣夫桓謂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一綱之所繫也然桓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桓者宜初得政猶未受命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社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四

氏傳卷之五

桓公中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桓鮑卒陳而自立夏齊

侯鄭伯如紀如紀

按左氏傳如紀如紀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

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

驅而朝紀乃懷詿譏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憐矣此

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

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

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

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桓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三公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

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

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權居輔相而人

莫不以為宜伊陟與賢獲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簞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若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然亦人桓衛人宣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此鄭伯禦之戰于歸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賢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求聘而莫之許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曾謂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特

之也誠哉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之義也君行而至從正也戰于歸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故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書大雩之始也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言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凶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祫祭於己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魯公如曹

不書葬也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從天子二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

紀

六年春正月寔來

訓音地

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衆暴戾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宮孩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焉公之禮與強為之自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心侯于郕

魯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習庶修戰法編詳於三時者

為鼎陳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設諸侯執黃旗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同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萬軍政於四時之日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下出符而關兵車厲農夫其其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

蔡人殺陳佗

出也

魯

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

公

躒立

蔡書陳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也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去諸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救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兵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蒯公好

適家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雪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道者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禋遺腹朝矣喪而天下不亂者以各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按左氏會子邾咨謀齊難也冬亦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垂晉主齊至於客死邾邾伯逃齊主齊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具矣魯桓者試君之賦以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也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在魯

居立地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鈞而不網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野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魯在秦山之陰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廢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地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

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為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殲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世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常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烝享饋餼烝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保子乃曰魯之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定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

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讀書也

天王使冢父來聘

冢父凡伯也

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故魯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皇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贈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三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冢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大扶冬十月雨雪

紀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

劉敞曰祭公之王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

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紘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魯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知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姜歸于京師

姜歸于京師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極屈遠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妾妾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眾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

使其子射結來朝

射結來朝

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之儀夫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之危也危病耶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數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久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弒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醉于夏五月葬曹公桓公

公會衛侯宣于挑立湯遇衛侯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挑立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挑立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信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

齊侯伐而魯來戰于郎春秋加兵于魯眾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恃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春秋胡氏傳卷之五

春秋胡氏傳卷之六

桓公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魯衛人鄭盟于惡曹

齊人魯人鄭人盟于惡曹盟于惡曹

盟會者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忘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及其國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郎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紆

鄭莊公寤殺其弟寤其已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一婦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靈突之際其禍積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家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戒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

葬鄭祭仲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之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君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是執廢紕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志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室為君遂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謂之義義者明禮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高公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鄭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高公

不當立也突不當立所以書歸于鄭乎春秋世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一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曰歸也

鄭忽出奔衛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攷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亦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籀方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莊陳侯厲蔡侯桓盟于折折地開柔魯大夫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地開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魯則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魯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武莒子盟

于郕郕地開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莊燕人盟于穀於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于龜龜地開丙戌公會鄭伯

及鄭師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地開

既書伐宋之書戰于宋者其略於前而無復盟於前而無信者宋也

十有二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立督者督桓也資其力以盜也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者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即走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攷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接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

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至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季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微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

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然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葬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此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無日見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 于曹無冰

黃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饗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饗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近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實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大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元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皆允而出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也然則春秋所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則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

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意也

秋八月壬申御廡災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廡災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重本也御廡災而新作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動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安與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嘗祭時享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人

復則不可古者諸侯出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厭詞也

許叔入于許公欲也

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併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業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之晉雖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艾地邾人牟人鄆人來朝魯之邾邾邾

公三日皆以魯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赴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厲突入于櫟櫟地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諸君共城之叛太叔皆廢公所施我也今又城櫟而真于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害也衛有諸侯也魯有陳蔡不蓋而無車疾亦大必折有國以張公室其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

以明君重馭強弱叔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監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也義自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弟于袁伐鄭忽魯

伐鄭鄭地

左氏曰弟忽謂公也非兄而遷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昭公復宋之是亦鄭止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以宋鄭厲公難篡其智足以經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助其而以其強弱始疑於軸止終變而與鄭殺梁所謂非其疑者亦其然也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弟蔡侯衛侯弟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弟蔡侯弟于伐鄭忽

春正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弟蔡侯弟于伐鄭忽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而有卒天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

相上下蔡皆然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
是以利歸人而不愛諸禮也宜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饋嘗誘人之
趨事之功以重罰進人之奉公者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
位以何者春秋微漸尤嚴於各分其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云古自伐鄭

伐鄭則非也以為罪之以納交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
以納交也

冬十月齊侯出奔齊惠公公攝權用故不

十月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姑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五月丙午

及齊師戰于奚 六月

丁丑蔡侯封人卒初館 蔡侯 自陳歸

于蔡

李字也歸也蔡李去其道而去考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
去國也何也

足與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馳逐而不迫者也是以

月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李之賢知請諡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如
愛君以禮而李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眾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

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

疾子路使門人為棺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

易箴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

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

之不正之死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

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死而繫諡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

男亦皆稱公志其失禮之意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

及宋人請人魯代 十月朔日有食之

也兩可 推 食必 昭公 弟 子 繼

春秋胡氏傳卷之六

春秋胡氏傳卷之七

魯莊公上

公名同 法勝 鼓之 亂曰 文

周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齊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宋

十一年 宋景公 十一年 宋景公 十一年 宋景公 十一年 宋景公

魯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晉

十一年 晉景公 十一年 晉景公 十一年 晉景公 十一年 晉景公

鄭

十一年 鄭穆公 十一年 鄭穆公 十一年 鄭穆公 十一年 鄭穆公

衛

十一年 衛懿公 十一年 衛懿公 十一年 衛懿公 十一年 衛懿公

蔡

十一年 蔡景公 十一年 蔡景公 十一年 蔡景公 十一年 蔡景公

曹

十一年 曹宣公 十一年 曹宣公 十一年 曹宣公 十一年 曹宣公

齊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魯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齊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一年 齊景公

魯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十一年 魯莊公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殺梁子以
為我不可受於京師也君躬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
可受也此明志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狄築王姬之館于外

魯於上室為認親其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
外者殺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厥非所以接弁冕也
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二年之
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儲莊公於義不可為之築之
於外之為館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
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外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木
失居喪之禮安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辭方居苦
如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築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則言又再言者甚哉以禮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故雖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桓公命

桓公命而王不命也此謂桓公命而王不命也

啖助曰不稱天王籠篡弑以瀆二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
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
王不能誅人追命之無天其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
風引為夫人使妾而嫡無以異故具文一施之流奪乃以出居于鄰來
聘求車三車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魯王王姬之歸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
于京師葬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
後志却釋怨之罪者夫春秋復歸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鄆鄆郚

鄆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還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亂民猶足
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壽
秋與滅國絕也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可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按二傳於餘丘葬也國而曰伐此昂尔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
 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
 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二君其賊未
 有不伐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
 遂擅兵兩入伐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覺弑隱
 公而為臣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
 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
 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
 告王姬之喪魯葬公為之入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服
 稱情而為之節者此非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
 不能二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音地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下踰階在家則以嫁從大夫死從
 子今會齊侯下糕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
 侯之惡者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過乎其下况
 於國君若考人仲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
 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皆不俟命夫人徒往乎
 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感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二年春王二月溺會齊師伐衛音魯

殺公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
 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况与台黨與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至期至至益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
 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
 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太公不待內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季以鄒入于齊季以鄒入于齊

肆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薨葬于祝丘齊侯

如何爾豈可專以妾為鼓亂而不與乎

東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其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

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其矣

三月紀伯姬卒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淵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也齊燕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

上標十七年高渠弥弑忽九子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壹鄭人立子儀

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

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術與剽是也突術始終為君

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

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術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

立而突術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

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

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夫其國以通約稱詩齊大夫發故不言誠不言

凡大國大害大鬼而謂之大者譏其恃也大無者志倉廩空竭也大夫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孰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莫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曰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寫著其罪何也紀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

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其恐其亂也

秋七月文公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子曰齊人皆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於齊侯不與其讎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且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帥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道道大都與之淫之詩也其二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傷齊子翺翺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憊憊魯道有傷齊子遊遊憊憊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善惡之心志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耶黎來來朝

耶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和傳

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耶黎來介者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

朝息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 宋人 陳人 宣蔡人 哀 伐衛

殺梁子曰是齊侯未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

也通三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 莊子突救衛 桓城 而歸 玁狁 歸

王人饑者子突其子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列而書子者褒救衛

也朔陷其兄使至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

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賤

而稱人王人之微罪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

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討

罪也使諸侯尚顧師順之理子突雖微自是以中王命矣彼既肆行其

之節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嘏者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同使

之罪入也其亦不馬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

以俟命者其德也如此

夏六月衛侯 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入有義 難詞也 朔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帥距王官之

德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出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

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

其德也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類 冬 野人 來歸衛俘

俘者二傳以為為 後商書稱遂伐二醜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室者

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即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

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

矣彼諸侯者且其莽莽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

端也及考齊人歸質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也衰道極
暴行交作徇下賞賚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
與不至以分益年據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也成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數會齊侯養于防鰲夏四月辛卯
夜四星不見魁夜中星隕如雨加聲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眾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上
國所衝故拒上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
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成帝求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
五行擅權賊弄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
象不矣

秋大水無麥苗

昔大水災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怨
天災而不懼譴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防鰲也防鰲地也初會于穀次章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師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

會正月為夏歷矣明年無知賦諸兒一福淫之明驗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喜之也遂伐楚
次于郎是也較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謙之也次于庄于聶北
于維翰是也較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
何侯中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
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以俟
者深畏之也

甲午治兵

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
散之慮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書及齊師者親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
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書師... 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
... 之役也然其及其深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則君將
不稱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何也輕舉衆妄動
父役深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嚙武
... 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擊於師故不書公以著
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成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 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
不以公孫... 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
僖公庶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
故於年之未聘特以弟上首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
重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克親九族必先明
俊德而後力放朋黨... 必信... 而後王室強徒知能愛親
... 而不急於... 使... 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弒其君... 齊無知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傷於下門先入伏公出而
闕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
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異弋
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
以身死其職則其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奈... 見庸也而
徒入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
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
興也襄公月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
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
不償責又何取乎

春秋胡氏傳卷之七

春秋胡氏傳卷之八

附刊堯叟音註

莊公中

申丙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

殺無知者雖屬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莒魯地齊亂無君故大夫得盟公蓋欲仲子糾也來者非一人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乃得入又出在小伯之後小白糾各自黨故無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殺為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且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社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音地 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祭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乘傳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祭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未忘親釋怨欲約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敗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隋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

故諱公以重敗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美諱切著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時公為賊則書齊實告殺而書公取殺者時史惡齊志

在諱以刺管仲非不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怨焉不肖然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之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洙水名在魯

國國以保民為本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者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不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者魯也諱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

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
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
一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
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實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圍遷宿城宋文公遷宿城而取其地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
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眾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
一其所欲棄父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諸傷
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
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桓宋師闕次于郎其言次何以桓公
伯以見齊伯之難言也公敗宋師于乘丘伯之難言也
齊師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

謀本其命之國夫矣偷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

秋九月荆敗以技不侯獻舞歸

是矣國晉死社稷正也逃之罪非猶有公焉厲其矣楚公滅夢以夢子
歸獨不名者夢子以無罪見計雖國身為臣虜其我自其辭初不服
也之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二而名之
比於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其國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而書齊真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
富貴何以書齊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
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謹謹不禮焉

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延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閔公使弒桓

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
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
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
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
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
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
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其君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
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
其私昵之臣也若何物有息且乎人之有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
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詳削以為戎利焉而逃其難
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於後世

子庚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誦童子陳以婦人飲
之酒而以律草果之宋人醜莫然則賊已計矣動為不守陣人得萬而奔
閔公于大天下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也宋人之賂而使
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
人與賊為黨之罪也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二年周襄王十一年春齊侯宋人
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地陳蔡邾之會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
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此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皆以
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
矣或曰國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豈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

方作有能嘗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社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
與桓公嘗能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相滅遂道桓公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
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
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
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
尔凡書滅者不行再舉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齊嗣後世用而後功也

始及齊平也世繼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
有不共戰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王王雖有子然魯伐衛同圍
郕納子糾救聖人詳加讎賊以背其志親之罪今魯世矣而桓公始合
諸侯安中國權夷然尊天下乃被修怨怒鄰而危其社可謂善乎故
長勺之役中以其當而利之也

可也或稱齊襄公復力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何之
其詞無貶則復力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
深罪魯而賞其身而釋然耶

十有四年春齊人相陳人曹人伐宋相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
譚之後二十一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
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擁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
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陳人曹人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聾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
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二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
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
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
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七月荆入蔡蔡文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于鄆鄆地 國之 會 公 子 故 以 謂 伯 會 諸 侯 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桓宋公和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友

會于鄆鄆地 國之 會 公 子 故 以 謂 伯 會 諸 侯 也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

鄭人侵宋

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也

侵宋之義二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

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

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秦誓曰我武惟揚侵

于之疆詩之皇矣曰猷其有言 自 疆 周 文 司 馬 以 九 伐 之 法 正

冬十月

一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

侯宋公和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友許男欒伯滕子同

盟于幽

會者公也不 言 公 諱 也 其 諱 公 何 也 程 氏 曰 齊 桓 始 霸 仗 義 以 盟 而 魯

首執盟也 不 言 公 諱 也 其 諱 公 何 也 程 氏 曰 齊 桓 始 霸 仗 義 以 盟 而 魯

方伯列國爭相公始霸也 不 言 公 諱 也 其 諱 公 何 也 程 氏 曰 齊 桓 始 霸 仗 義 以 盟 而 魯

民無信也 不 言 公 諱 也 其 諱 公 何 也 程 氏 曰 齊 桓 始 霸 仗 義 以 盟 而 魯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自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

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

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

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

存種楚諸力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

於仲尼之意矣

秋齊人自齊逃來

齊人自齊逃來者匹夫之事齊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

曰無罪為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

自明也而反劫匹夫之行道逃苟免越在他國亦賊乎特書曰逃以

著其罪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公同盟于幽而魯首叛明受其誦

逃虧信義至書自齊逃來又對齊也

冬多雪

齊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之害稼也於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

象之意也善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

周厲王十七年

春秋十八年

春王二月日有食之夏

公追戎於濟西

濟水之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

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祭土間暇而明政刑

秋有蜚鳴

音飛或音非又作飛

蜚鳴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

于朝嘗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蜚陰物也蜚亦陰物也是

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

之應其說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

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

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

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驂陳人宣之

婦于郵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勝後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者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勝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非其母用冬齊人桓宋人桓陳人宣

伐我西鄙使使臣行所以受敵鄙也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軍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實嘗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眾也或以結前為難設弟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內而排其國家為春秋之故稱公子非矣

春秋胡氏傳卷之八

春秋胡氏傳卷之九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上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蘇之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濼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子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鄭雖其而實君雖君而實蔡不沒其實也恐雖世子其出奔櫟不得櫟子其後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若也而况子儀雖梁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過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十月戊戌夫人姜氏薨二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正月肆大眚音昔肆者蕩除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慈惠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不足以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者蓋奸賊以尺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者初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與而於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葬我小君文姜而用小君之禮也庶幾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文姜之行其矣而用小君之禮也庶幾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也文姜之失齊人以歸政之則小君典禮當詳之以始而後可也

公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獨出於國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

稱人者獨出於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穀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皆叛之臣國人所殺以勸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書秋七月丙申及

失夫端之正裁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
金焉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滅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
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
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
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女贄不鳥檢柴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
亂兆矣春秋詳書止始之道也

大水災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
所逐爾亦考也之庶久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公也鄭公出奔宋權在
宋也戎侵曹而羈出奔歸制也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
之害亦亦之時何緣而起以國儲公則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
雖以國內事不實而為經也

郭公

郭公也我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上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
父者曰郭問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若也何
至於此也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故其時與事
則郭君之理也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善惡惡而不能去
則無貴於知惡惡之或知者無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
知則其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
者郭君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

使女叔來聘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設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
大事之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
朔辰其祭于房設鼓鼗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
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

季孫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 桓宋公 桓陳侯 鄭伯 同盟于

幽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為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而從為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與齊侯至是齊和而書有伯桓陳侯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為有兵服之心其欲與於盟所以故特書同盟微累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欲與於盟齊侯得眾也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 葬西仲 仲陳

公子友如陳葬西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歸葬之書也京師諸君之表也祭伯以襄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燕誦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葬于西仲也國事越境而會葬葬以大夫即魯而葬於西仲也

諸公曰孫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公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隱敗于臣以明姑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必者其功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齊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泚冬又歸魯故知泚下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王 黜公會齊侯于城濮 齊侯 衛人及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

之向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來賜齊侯命且請在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葬於 秋荆楚伐鄭文公會

齊人相宋人相救鄭鄭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邾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伯攬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鄆鄆音郡

鄆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鄆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鄆也

而書孫首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禾不成在秋而書於之首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而民力竭矣會計歲入之多寡亦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終而書大無麥禾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二年耕餘一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常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則其民之困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敷其本而肆侈則其民之困也書滅孫告糶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滅孫告糶于齊

糶敬曰不言如齊告糶而曰告糶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糶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專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其病謀其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並宜曰曰不時所謂時者非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無所承上不請命也
 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開公之
 初而得方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
 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
 相不有諸侯之喪而不告于王者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而
 其祭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
 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閱既主喪而王不遣使
 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失
 倫也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開公之
 初而得方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
 相不有諸侯之喪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而
 其祭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
 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閱既主喪而王不遣使
 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失
 倫也

齊人救邢

乃重救者本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于突救衛是也救在夷
 狄則罪諸侯使救齊之救仲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
 伐齊以救邢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于頃桓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被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
 情其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接齊氏昭昭也姑歸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
 外至者為歸是也魯公及齊侯盟于落姑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
 子以安也而公差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其賢也春秋欲使其恥故
 不書葬以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陰惡而揚善齊也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以此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詩義蓋如此禮記稱嘗之君臣未嘗相祇者蓋對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堯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祇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堯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獄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獄則沒而無所具情厚矣其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毋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孫孫也乎故也不去姓氏降之妻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忘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棄書而不諱者以謂二綱之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之惡不與大國之而不諱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公欲必歸天理以救牙之氣祇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人筆下斷之刃交發一覺武聞之則不友以國

君母與聞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祇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憐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子出奔譏失職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祇慶父主政日久其權未可撼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祇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助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眾因濟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善夫

人孫鄭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七百五之候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

備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進退之幾者
也經書莊公之志無復繼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
又使使去其兵失敵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叔奔莒爲後世之求

又齊桓公高子來盟高子來盟因高子來盟離齊侯使陳來平魯離魯公離魯公

高子善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且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死
子般之閉公試慶父夫人亂平內管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
之口不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
則平其亂以善鄰邦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
難一也公使高子來盟以爲善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然則高子也聖人美
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官持節高子以善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
權在魯也

十有一月狄入衛

衛康叔之後善北州大國也何以能守晉謂河南劉爽曰史氏

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
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鷄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
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
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
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久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准讀者殊大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按鄭詩消人則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
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期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
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
克爲人臣之戒而獨答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
我所制爾故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默而遠之可
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
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

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皆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蕃禮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赦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